

□有感而发

□刘天文(辉县市)

小村,柏树湾

柏树湾很小,小到可以藏进心房,收入行李箱,小到可以抱起,可以举高。

起初,小村像一首七言绝句,方方正正,疏疏落落。每一个字都是一座房子,被诗人精心安排,行与行隔成小巷,幽深清寂。走到头了,略作停顿,像跟在诗句后面的逗号,弓着腰,再另起一行,走成句号。后来,小村的西边盖起许多房子,逐渐向北延伸,小村长出一条长长的“尾巴”。

村西一条小河浅横,名曰淇河,在《诗经》里安宁地流淌了千年。小村又像一条小兽,头枕河水,蜷着身子,眯眼聆听诗意吟唱,淡然观望日升月落,燕过花黄……

一缕炊烟从屋顶冒冒失失冲出,急匆匆打起手势,张家的、李家的、刘家的炊烟听到招呼,接二连三跌跌撞撞、风风火火升起,好几缕炊烟急速缠绕一起,像张家的孩子、李家的孩子、王家的孩子手牵起手,结伴蹦蹦跳跳飘向学校,散入各自的教室。那缕不慌不忙的、走走停停的炊烟,是付老汉家的,炊烟和人一样,不同的年龄具有不同的脾性。小村的小,可以根据一缕炊烟的颜色和形态,一眼认出是哪家走失的。

曾经,一个泥坑水塘就是小村的边疆,离水塘不远,有一盘石碾,像一枚圆圆的、小小的印章。印章沾的颜料,是碾盘上梁家的玉米、牛家的小麦。石碾在

碾盘上转呀转,滚呀滚,有一天它迷路了,走到时光之外。

一同迷失的还有南街的两眼老井……

柏树湾,当然有柏树。西小坡,南小坡,北坡,住着高高矮矮、胖胖瘦瘦的柏树,它们习惯了风餐露宿,习惯了为树下玩耍的孩子打伞。一辈辈人、一棵棵柏树生在这里,长在这里,老在这里,最终还要长眠在这里,互相纠缠,彼此渗透,分不清究竟哪个是人,哪个是树。每一个柏树湾人,都具有柏树坚毅挺拔、斗寒傲雪的品性,每一棵柏树也像人一样,渗出顽强沉默、朴素平凡的张力。在他乡,走出柏树湾的柏树湾人,你一定不认识,

但两个相遇的柏树湾人,闭上眼,就能认出对方。那洗不净、擦不下、磨不掉的“柏树味儿”啊,是柏树湾人烙在骨头上的标签!

柏树湾,适合抿着嘴在喉咙里说,像婴儿的呢喃。大多的情景,是在异乡,从一个醉酒的柏树湾人口中吐露,这三个字,在心窝窝里捂得太长太长了,捂得比火烫呀,比酒烈呀!

我习惯把“柏树湾”含在口中,像含了三块糖,舍不得张嘴。但也有硬邦邦时,那一夜,我在梦中喊出这三个字,仅仅是最小的声音,也像石子把我惊醒,疼得我泪流满面。

□那年那月

□赵艳丽(新乡市)

雪中情

半夜时分醒来,听到外面窸窣窣的声音,打开灯起身走到屋外,金黄色的灯光下,鹅毛般的雪花一片一片从空中飘落下来。在灯光的反射下,白色的雪花泛着金光,这么静的夜,这么美的景,犹如童话世界一般。

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,原本不太冷的冬天,因为这场雪寒意愈盛。早上收到停课通知,美美地躺在被窝里,推开记忆的闸门,走进如烟的往事。

小时候的雪,与年有关。那一年正

月初二,去十几里外的姥姥家拜年。从天而降的鹅毛大雪,白茫茫的路面,别说行车了,就连走路都容易打滑。令我和弟弟欣喜若狂的是,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借来了一辆鲜为少见的马车,并且有模有样地充当起马夫,母亲找来被褥铺在车里,我们一同依偎在既暖又舒适的被窝里。第一次坐马车,我和弟弟一边欣赏着外面的雪景,一边说笑打闹着。母亲则在旁边温柔地坐着、看着、笑着……,如今,这已经远去的温馨画面却

在我记忆里刻骨铭心。

将故事的琴弦拨回另外一年,依稀记得那个冬天的上午,我从县城学习回来,走到半路电动车没电了,我只好一个人在薄薄一层积雪的路上推车徒步前行,离家还有十几里的路程,还好雪下得不算太大。但走了不到一会儿工夫,我就累得气喘吁吁,正发愁不知道何时才能到家时,一阵手机铃声传来,我一看是婆婆的电话,电话那头,婆婆焦急地问,都这个时间点了怎么还没回到家,全家

人都在等我吃饭。

听到婆婆关切地问,我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,赶忙跟婆婆说明了原因,婆婆听到后,安慰我说,先不要着急,她让公公骑三轮来接我。大约十几分钟过后,我远远地看见公公骑着三轮的身影。我顺利地回到了家,吃着婆婆做好的热乎饭,泪眼婆娑。

雪是冷的,回忆是暖的,情谊也是暖的。那些定格在记忆中的美好画面是我脑海里抹不掉的印记……

为文明新乡点赞



碧水泛舟

□赵建喜 摄

用手机记录生活,将文明城市的美好呈现,将眼前的风景定格。爱家乡,更爱镜头里的新乡,为文明新乡点赞。
来稿要求:展现新乡城市美景、宜居环境、风光地标、美丽生态等方面,并配上文字说明以及拍摄地点。
投稿请发至邮箱:pywbmywy@126.com

